

在真理面前理屈詞窮 在事實面前無法抵賴

右派分子劉景芳承認了一些錯誤

但他對關鍵性問題仍避而不答。大家指出：如果劉景芳仍舊採取蒙混過關和耍兩面派手法，則將會欺人反自欺，加重自己的罪過，這是自絕於人民的絕路。

自開展反右派鬥爭以來，對劉景芳右派言行的批判，已進行了十多次大小會議的說理鬥爭。在歷次會上，大家都希望劉景芳不要自絕於人民，拿出具體行動來證明自己真正向人民請罪。在十二日的一次小組批判會上，劉景芳又作了一次檢查，他在有些問題上承認了錯誤。

劉景芳在最初的幾次會上，對自己的錯誤一直是狡辯和抵賴。如他始終認為自己的動機是好的，是善意幫黨整風，大家對他的言行進行了深刻的分析，以具體的例子駁斥後，劉景芳才承認動機是惡意的，但他還說是由於對個別黨委委員懷有私憤，借整風以報復，使黨的威信受到損失，因此他說他願意向人民低頭，向黨向人民請罪。但他還企圖把錯誤推到客觀原因，如說“主宗官集團”是受人民日報社論的影響，這些都被大家揭穿了。後來他又解釋說自己是舊知識分子，有濃厚的資產階級名利思想，愛面子和自尊心很重，面子傷害了，就有怨恨情緒。大家對他的這種不老實行為又進行了多次說理鬥爭。

關於政治活動問題，劉景芳一再否認，說自己向來很少出外，與政治人物沒有往來，自己只是書呆子在房裡冒了兩股黑煙。一位教師分析了什麼是政治活動，她說：坐在家裡也同樣可以搞政治活動，難道劉景芳對黨的惡毒攻擊，在工會自由論壇上的發言，叫學生對黨委

施行壓力，這不叫政治活動嗎？不少同學在會上揭露劉景芳與李開明、程迪有密切聯繫，並煽動一、二年級同學也起來談談肅反，談談評級評薪。又問程迪四年級有多少人，說有800人就夠了。劉景芳在大家的說理和質問下，還不承認，說什麼如果大家說我有政治活動，就算有吧，說我點火煽動就算煽動吧。

在十二日的小組批判會上，大家着重分析了動機與效果的問題，劉景芳才又進行了檢查，他說：“我是大錯大非了，是站在敵對的階級立場上，過去的確是故意的抓住黨的某些缺點進行誇大、歪曲和丑化。”並承認了有政治活動，如和劉寶智、李開明、孫明久……等人有過聯繫。

大家一致認為，劉景芳承認了一些錯誤是值得歡迎的，但對具體的活動和錯誤的實質仍沒有徹底交代，對一些關鍵性問題，劉景芳也總是避而不答或含糊其詞，如為什麼要丑化全黨，提出要求中共中央取消黨委治校的政策和制度等重要問題，都沒有交代清楚。大家希望劉景芳應該把自己思想中本質的問題和所有的具體活動全部交代出來，向人民低頭認罪，接受改造，這才是他的出路。如果劉景芳仍舊採取蒙混過關的態度和耍兩面派手法，則將會欺人反自欺，加重自己的罪過，這是自絕於人民的絕路。

幡然悔悟揭發小集團內幕

同學歡迎周怡如回心起義

鋼60.2班

詔韻

團群關係之謎

在開展反右派鬥爭的第二天，我們班上發生了一件事情，經過是這樣的：團支部在那天上午召開了團員大會，並邀請同學參加，商討有關學習問題。在會間休息時，有七位同學也聚集在一起開了個小會。休息以後，錢葆華同學第一個發問會的性質是支部會還是班會；接着路志清同學又提出了要給全體團員打噴嚏。於是會上大亂，雙方意見相持不下。同學贊成，團員反對，也有人建議提交表決……後來路志清同學一語道破：打不打噴嚏是無所謂的，我們實在很氣……；還提出集中到教室學習是團支部對同學的不信任，要求減少學習時間等等。於是決定把學習時間由八小時改為六小時，下午改為自由掌握，上午的會在鬧哄哄的混亂中結束了。會後，幾位為首的同學吹噓着自己的勝利，尤其是時間問題，錢葆華還向其他班同學鼓動：“六小時，是靠我們爭來的”。這一連串充滿着火藥氣味的挑剔，是留給鋼60.2的共青團員們值得深思的難題；到底是什麼妨礙了我們的團結，在嚴肅的階級鬥爭面前怎麼會出現向團如此公開的挑畔！錢葆華、路志清都是整風時期的活躍人物，此時却對反右派鬥爭不感興趣。但奇怪的是，在班會的討論中，遇到了有機可乘，就來刺一刺，點一下火就立即退在一旁。如院刊重登了劉景芳的原文，說這是違反憲法，於是他們變沉默為激動，群起而攻之；當班上批評一團員的學習態度時，他們認為是殺雞給猴子看；在班上提出批判俞吹篋右派言論和反動思想時，他們始終保持沉默；但當群眾提出要俞檢查時，他們却用帶諷刺的口吻說：“你們團員這兩天提高得真

快，我希望你們團員明天先介紹一下你們思想轉變的經驗，……”企圖轉移我們反擊俞的右派言論和反動思想的視線；當有人揭露錢、路和俞的聯繫時，他們又很快地表明態度說要堅決和俞劃清界線；並提出自己在反右派鬥爭中，為什麼不積極，這是由於團群關係緊張所引起的。這一堂皇的借口，迷惑了不少同學。然而，假的總是假的，用遮醜布是蒙不住罪惡的本質的。團群關係的“謎”，讓事實來說明吧。

揭開小集團的底

七月十日早晨，一場激烈的爭論又開始了。路志清提到了同學和支部對立的問題，這時一位團員說：“對立不是憑空的，而是同學們的確這樣的！”於是七位同學群起質問：“同學是指誰？應該指出名字來。”這位團員信手指出了四個：路志清、錢葆華、何則耀和周怡如。這時，還有人指出說：“應該更加確切地說，這僅指出幾個從事着破壞性活動的人，一提破壞者，有人就火了，周怡如激動的提出質問，態度很不好。會後，周怡如表示道歉，我們再三說明，有些人由於認識模糊，即使說了一些刻毒的話，組織還是會原諒他的；但是對於那些別有用心的人則決不會放過。周怡如聽了這些話後，開始考慮着更多問題……。在鬥爭的嚴重關頭，周怡如勇敢的起義了。他堅決和組織及廣大群眾站在一起，揭開了小集團的底。下面我把其省悟的過程和揭發的事實加以敘述。

當班長宣佈要開始批判班上的一些右派言論時，錢葆華向周怡如造謠說：班上整的三重點：俞吹篋、何則耀和周怡如，並提醒他快寫

乘勝追擊，鬥爭到底！

許閃

最近時期以來，我院的全體師生員工和全國人民一樣，經歷了一段不平常的時日。在這些日子裡，我們以對黨無限忠誠的意志和精神，給予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以堅決的回擊，捍衛了社會主義事業。

右派分子曾惡毒地污蔑黨，誹謗我們社會的一切，正如用黑墨來塗抹太陽一樣。但是“玩火者，必自焚”，現在不是已經很清楚了嗎？太陽是塗不黑的，被黑墨所塗的正是他們自己。他們的醜惡面目已經在群眾面前完全暴露了。

近來，我院對右派的言行展開了說理鬥爭，在大會、小會上，廣大群眾對他們的謬論作了一一的批駁，對他們思想的內核作了剖白，現在已追得理屈詞窮。被迫之下，他們中間的某些人對自己的右派言行開始作了一些檢查和交待，承認了一些問題，這是值得歡迎的。但是這裡必須指出：有些人的交待是很不夠的，檢討還不夠深刻，這還有待於他們作徹底的交待和檢查。

同時，另外一些人，還企圖以假象來迷惑群眾，給自己扣頂大帽子，作虛假的檢討以蒙混過關。甚至有些人，直到今天還狡辯抵賴，對自己的問題拒不交待，採取“拖”的手法來表示抵抗。

我們要正告這些右派分子，拖是過不了關的。反右派鬥爭是一場生死存亡的鬥爭，不把右派思想的毒根挖掉，鬥爭絕不可能停止。

對於右派分子，只有真正洗心革面，懸崖勒馬，老實地交待問題，徹底地向人民繳械投降，才是他們唯一的出路，否則的話，他們將自絕於人民。

同志們！在這場嚴重的政治鬥爭中，我們的思想不能有任何麻痺，鬥志不能有絲毫松懈，必須乘勝追擊，直至擊毀右派分子的頑固堡壘為止。

我們勇敢地迎接了風浪的考驗，在風浪中我們鍛煉得更堅定了。我們知道，反擊右派的鬥爭還遠沒有結束，我們要堅決鬥爭到底。在黨的領導下，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

好發言提綱，好幫助他補充。在七月九日中午路志清通知周，中飯後到教室樓閱覽室去，接着錢、路、周三人上理化樓召開秘密對策會議：他們把發言提綱互相檢查一遍，並提了意見；路還提出在檢討時要引某人的話作為自己思想受啟發的根據，這樣才有說服力；錢還把下午班會情況作了估計：要是下午二點開始，主席馬上提出學習態度問題，我們要爭取主動，先下手為強，我們三人要一個接一個發言，不要一個人發言，避免被抓住漏洞；如果到了三點半才提出，那我們就“磨”，到明天再說。散會後，周、錢先走，到了理化樓門口，錢叫周分道而行，以免嫌疑。這時，周怡如猛一想到中學時代犯過搞小集團的錯誤，過去也是三個人，在開會之前，也是這樣商量對策，互補漏洞，偷偷摸摸地行動，現在不是重犯着以往的錯誤嗎？過去內心創傷的苦痛使他警覺起來，不能再和團對立下去，這是他起義的思想基礎。第二天早晨錢又約周到教室樓111密談，對上午會議的對策是“沉默”，而他們認為沉默也是一種勝利。他們還商量過怎樣抵制八小時學習的規定；關於策劃班會主席應輪流擔任，認為會議的最后發言有決定的勝利意義，怎樣和黨員爭最後發言權；關於對俞吹篋反動思想和右派言論的批判開始後，認為他把自己東西談出來是笨蛋，現在挽回也沒有用了，要採取批判他的策略，使團支部看到我們是怎樣“反擊”右派的，還鼓勵同學找團員談話，要推一把，其意義有二：首先，談自己的看法，說得好聽一點，裝進步的臉孔；其二，從談話中打聽消息。錢葆華還揚言反右派鬥爭是小題大作，浪費時間。原來本文開頭所提的那次搗蛋會，也是錢、路兩人在同學中點的火，錢並建議在退出會場時一個一個走，不要一哄而散，以免引起懷疑。七月九日晚上，錢葆華同周怡

(下轉第二版)

趙錫霖放火是有目的的

陳思政

趙錫霖和相四同學是比較熟悉的，他擔任了相四合金鋼課程，雖然在教學上一般同學認為不如章、柯（指章守華和柯俊教授），但同學們對趙錫霖的印象還是較好，是我們所尊敬的老師，我抱着“我愛老師，但我更愛真理”這句名言的精神，對趙錫霖的言行，提出自己的看法，也可能被趙錫霖認為是一些“條條”，但這些“條條”是從趙錫霖處來的，只和趙錫霖的調門不同就是了。

一、趙錫霖的“深入群眾”和“爭取群眾”

整風開始，趙錫霖得意洋洋，騎着自行車到處奔跑，看大字報，了解同學鳴放情況，十分關心。同時趙錫霖應邀出席了相四馬震、周建勳組織的肅反討論會，看來很有味道，很合趙錫霖的胃口，於是又自動於五月卅日再度出席馬、周等同學組織的肅反討論會。長久以來縈繞於趙錫霖腦際深處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現在暴露出來了——肅反受斯大林影響，肅反路線錯了，擴大化了……

趙為了進一步爭取群眾，不妨以表“身份”，用他的“事實”來換取群眾的同情和信任，于是在肅反討論會上說：“我也是被鬥的對象，被鬥的原因是因為‘一言不慎’，被鬥得胡七亂八的胡說一通。”他說被鬥的另一个原因是給蘇聯專家提了意見之故，他說：“他們（指黨員幹部）對蘇聯專家崇拜得簡直是……（未說下去）而我見到吹牛拍馬的就好象見到刺猥一樣痛恨。”接着又說：“我們學校三害啊……是什麼原因把我們師生之情誼斷絕呢？為什麼我們師生之間不能建立起如父子、如兄弟的關係呢？教授不能失去學生，否則象失去了子女一樣痛心……”臨走時，在飯廳門口又對送行的同學說：“過去我和同學親如家人，同學拍着我的肩膀（趙拍着××同學肩膀）問我，趙先生，你怎麼戀愛的？我就連這個也沒有什麼保密的。”

同學听了趙這番話以後，十分激動，欽佩趙的那種爽直，有什麼說什麼的無私精神，當然同學很願意和趙建立如父子、如兄弟的師生情誼了。趙為了進一步取得群眾的信任，在大会上真是雙目流淚，吞聲吐泣，這看來是掏心的誠意，真是感化了不少同學，再加上趙公開表示歡迎同學與他接近，人人均無不願意登門

拜訪趙教授了！

二、趙氏麻醉劑——其實是趙要把戲

第一針是趙氏被鬥牌麻醉劑，注射後使人失去對肅反的全面估價的能力，真是“效果良好”。凡一切不了解肅反真相的人，盲從得出肅反全錯，至少是錯誤多而成績少、肅反擴大化等的結論。

第二針是趙氏離校牌麻醉劑，注射後使人對黨委恨之入骨，“效果良好”，凡一切不了解學校詳細情況的人，均能得出由於“三害”嚴重，使教授紛紛離校或要求辭職——鋼院存在嚴重教育危機的結論。

第三針是趙氏歌德（德國）牌的麻醉劑，注射後使人失去對外國全面觀察的能力，“效果良好”，凡一切思想糊塗，不了解外國情況的人，均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學校，學風之差，連希特勒時代的德國也不如，蘇聯教育計劃，全是向我們同學灌輸“條條”，總之，“三害”之盛，比帝國主義國家更為嚴重。

第四針是趙氏治校牌麻醉劑，注射後使人討厭學校中的黨委制，“效果良好”，凡一切缺乏比較、洞察能力的人，均同意趙錫霖宣揚的校委會治校。

這几种麻醉劑，又同時能起“興奮”的作用，注射後使人“熱血沸騰，精神煥發，不覺疲憊”，使人一直工作至深夜三時余，“相四助黨整風委員會”的胚胎就此形成。

三、“聞弦歌而知其雅意”

趙於五月卅一日給了訪問者們又一次不少毒餌。是的，趙錫霖充分的估計到“青年們純潔、有理想、能辨別是非”，而同學也深深能夠聞趙錫霖之弦歌，而知其雅意。不出趙錫霖意料之外，同學听了趙兩次談話以後，右派分子及他們的同情者更得意忘形了，他們竭力宣傳這些東西，其他“純潔”的同學都被趙的假面具蒙住了，認為趙錫霖說的不是假話，而是掏心的心，因此就很快辨別出“是”和“非”的結果來：黨委肅反錯誤了，至少不應該根據“一言不慎”來把趙錫霖鬥得個胡七亂八；本來同學

們對於學校情況了解不多，經過趙這樣活生生的宣傳，就覺得鋼院的“三害”真是嚴重已極，堅固得象“鋼鐵”一樣，猶如“強電線”、“弱電線”一樣的有組織有系統的宗派主義，真是象“黑色的宗派主義”那樣漆黑一團！“那么多的行政機構，那么多的行政人員，象官府衙門一樣”（與訪問者們說的）再加上許多教授紛紛離校，真是“入院不見其士，則院亡矣”了，因此，趙錫霖估計到的，青年人的“理想”也產生了。這就是“相四助黨整風委員會”宣言中所說的：堅決要整好黨委決心，若不開辟整風道路中的一條康莊大道，則相四同學決不離開鋼院。從此，“相四助黨整風委員會”的整黨助風之氣焰哄動全院，許多活動都採取了大民主的形式。

四、趙錫霖強調整風之障礙是“黨委無決心”

趙錫霖強調老教師鳴不起來的原因是鋼院黨委無決心，而鳴不起來又是克服“三害”的障礙，因此，號召同學團結一致（包括校內外同學），團結起來好整黨委決心。

依照趙錫霖的意見，把有缺點的黨員幹部開除的開除，撤職的撤職，某些群眾的要求，黨委滿口答應下來，而且群眾的意見一吐口，馬上就照辦，才算黨委有決心。趙錫霖的這種“掏心”，“泣諫”誰還感覺到這是趙的口密腹劍呢？

五、與錢偉長異曲同工

第二針麻醉劑使人認為黨委治校，錯誤之大不可估計。第三針麻醉劑使人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鋼院不如法西斯制度下的柏林高工。“鋼院是‘三害’辦事處”，“是升官發財、欺上瞞下、吹牛拍馬、耍把戲、弄手段、投機取巧、販賣學問的地方”，而看了趙於五月二十五日的發言，都以為趙是“講道理、有學問、有文化、有修養”是個“求真理”的可貴人物。趙就不客氣了，不妨借同學之“風”，整黨委“決心”。只要黨委“決心問題”解決了，則趙要求馬上成立校委會的建議，迎刃而解。在無記名投票時當然只有“講道德、有學問、有文化、有修養、求真理”的可貴人物才有資格被選為校委會的成員，那些“三害”主義者，或以“吹拍過活”的人那有資格被選為校委會的成員呢，這和錢偉長的謔言有區別！

劉寶智為什麼歪曲事實

節約辦公室 秦祖武

在我院整風運動尚未開始以前，全院展開了“厲行節約勤儉辦學”的工作。各系、處、教研組及各科室，都舉行了座談會，討論並揭發了我院在各方面的積壓浪費現象，以便由節約委員會的“工作組”按照大家的意見和建議進行研究和處理。

就在這種會議上，力學教研組竟有人以威脅的口吻說：“這些意見，一定要馬上給予答復！否則，我們就要貼大字報！”（大意）節約辦公室為了進一步了解情況，本着認真負責的態度，實事求是的精神，決定對所有意見進行調查研究和處理。但由於當時接到力學教研組經過整理的記錄以後，有很多問題是模糊不清的，同時在記錄上也未註明發言人，無法進行了解。因此節約辦公室某同志決定走訪記錄整理人。但是，誰知這便引起了劉寶智極大的反感。在他5月21日力學教研組座談會上言中，為此而歪曲、擴大事實，存心製造緊張空氣。

在他發言的最後一段說：“訪問的對象不是教研組主任，而是鬼鬼祟祟向二位青年教師察問，這種作法頗有令人胆寒之感。”我真不懂，當時節約辦公室某同志去力學教研組了解問題的時候，劉寶智在場却不說話，而事後却滿口瀾言；了解問題，不問劉寶智而向二位青年教師了解就算是“察問”嗎？就是“鬼鬼祟祟”嗎？如果劉提意見的動機是善良的，是本著愛護黨、幫黨整風的願望出發，就應該歡迎別人深入的了解自己的意見，就應該懂得了解意見的目的是為了弄清是非，是為了給改進工作提供更有利的可靠條件。難道劉寶智對這一點真的不懂嗎？不！絕不！那麼劉寶智為什麼反而對“這種作法頗有胆寒之感”呢？俗語說：“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心不驚”，劉寶智感到如此“胆寒”，這與他把從事人事工作的同志叫做“爪牙”的思想是分不開的。我們非常清楚，對我們的工作幹部處處懷疑，事事戒備，把我們從事人事工作的同志

叫做“爪牙”的人，只有敵人！常言說的好：“作賊心虛”，一點也不錯。只有怀着鬼胎的人、別有企圖的人、利用黨整風的機會向党進攻的人，才會心虛胆寒；才會象劉寶智所懷疑的“是不是想拉攏組內成員，整一整我這劉寶智？”從這裡不能不讓人發生疑問，劉寶智是否想把持力學教研組？為什麼談到拉攏二字呢？

劉寶智還說：“這一作法（按指節約辦公室某同志了解情況），可能還有分化作用。使人感到這次准人‘鳴放’只是因為大勢所趨，讓平時肚里有苦水，頑固的老教師發洩、發洩完了就完了，青年團員同志不要太上勁。這只能使組內分化，造成組內不團結。”從這幾句話當中我們不難看出，劉寶智是希望力學教研組的青年團員同志也象劉寶智一樣多多發洩劉寶智所謂的“苦水”，只有這樣組內才不分化，組內才能團結，如果你不是有這企圖，那麼你為什麼要強調這種團結呢？我們正告劉寶智！你不要再打着治病救人的假招牌了，你要向党進攻，對你是不利的！究竟葫蘆里裝的什麼藥，還是你自己爭取主動倒出來的好。

劉寶智還說：了解情況有阻止“鳴放”的作用。我在此要說明一下：力學教研組提出來的問題，是在節約座談會上提出的，而且還要節約辦公室立即答復。不管力學教研組要不要給予答復，從節約辦公室的角度來看，從節約辦公室的工作職權和應負的責任來看，都有必要進行深入了解。根本談不到什麼阻止“鳴放”，當然也更談不到什麼“警告”了。

最後劉寶智歪曲黨的“鳴”“放”方針為“只是因為大勢所趨。”言外之意，是不得已而為之，是非常被動的。但我們大家都非常清楚，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政策很早就提出來了。“它是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提出來的，是在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各種矛盾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在國家需要迅速發展經濟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來的。”黨的整風運動是在系統的提出了正確的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透徹的說明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的基礎上主動提出的。黨的整風運動是為了有效的克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及官僚主義三害，以便加強黨群的密切

聯繫，加強黨的領導作用，加速我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而提出的，而劉寶智，你竟把整風運動加以庸俗和歪曲，甚至把整風運動看成是由于大勢所趨的被迫運動。這種污蔑的言論是不能容忍的。

總之從劉寶智的發言當中，不難看出他充滿着對黨的仇恨，企圖削弱黨的領導。對劉寶智的不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我們必須繼續戰鬥下去，向右派分子進行猛烈的回擊！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上接第一版）

如等四人，在九齋三〇一進行了一次令人心寒的談話。他說他恨，他的心變得越來越殘酷，他要設法拖垮班上一些人。在這個前提下，他對下學期班上的幹部作了安排，他要从兩方面擠垮人——身體上的倒下去和學習上的留級。除了對團支委作估計外，他說班長身體不好（肺病），應該讓他做下去，並建議減少課代表給班長兼，從身體上拖垮他；總干和體干給另外兩位學習累的人干，讓工作忙來拖垮他的學習。他還要一位這學期沒有擔任任何工作而有兩門功課不及格的團員下學期擔任課代表。當別的同学提出他所建議的人不能當選怎樣辦時，錢胸有成竹地說：“沒有關係，我們要宣傳，在会上多提他們的優點，至少我可使他們有十票。”後聽說課代表有建議評分的權利，他聲言要做課代表，凭大權在手，給誰一個2分，好讓其留級。這位野心家並非黨、團員，却狂言要當團支書，並說自己要比現在的團支書強得多。最後他還兇狠的說：“我的心越來越殘酷了，我要下毒手的話……”小集團的內幕被揭開了，在事實面前，錢葆華承認了自己主觀上是有意識來破壞班上反右派的鬥爭的。

歡迎周恰如起義

我們衷心歡迎周恰如這種正直和勇敢的行動，因為這是痛改前非，回心向善的正確行為；他失去的僅是個別右派人物的信任，得到的却是全體同志的支持和組織的讚揚。我們還希望那些還在徘徊的朋友們，勇敢地與我們站在一起吧，無情地去揭發那一小撮執迷不悟的右派。起義到廣大群眾這邊來是光榮的！

物化系教師黨支部再集會批判馬如璋言論

方正知提出物化系黨支部存在修正主義色彩

李救功說馬如璋可能受他的影響

七月十五日下午，物化系黨支部繼續開會批判馬如璋的右派言論。方正知首先發言，他指出馬如璋所說黨委制為三害根源，又因黨委有最後決定權，所以產生這些缺點，是完全錯誤的。黨的工作是走群眾路線的，過去缺點的產生是由於發揮黨組織作用不夠，這是屬於工作作風上的問題，無論如何也得不到象馬如璋所說的是屬於制度上的問題的結論。馬如璋提出的院務委員會是保證不了黨的領導的。馬如璋輕視黨的領導，不正確地估計了高級知識分子的作用；在反右派鬥爭中的態度也有問題。馬如璋應當首先檢查對黨的看法，檢查立場。方正知又提到物化系黨支部也存在有修正主義色彩，應當掃除這種歪風。最後他還提出李救功的問題，希望李救功應進行自我檢查。

顧靜微接着發言，她認為馬如璋上次的檢查不深刻，未檢查思想根源。她說：“黨委是領導核心，掌握方針政策，貫徹到重要工作中去並檢查黨的方針政策的實施情況，這與馬如璋所說通過黨員去體現黨的領導是有原則的區別。”她還指出，上次馬如璋在檢查中提到有業務與政治對立的情緒，希好好檢查一下。最後她談了三點感想：①有人把不同意黨委制就看作是反對黨的領導，她認為要看新的方案是否

能體現黨的領導，不能認為一提出院委會就是否定黨的領導；②有人認為一談到治校就成了要不要黨的領導問題，她說在肯定黨的領導下可以討論治校問題；③方正知同志提出的修正主義，她認為肯定了黨的領導，研究一些方法問題是可以的，不能就說是修正主義。

大家發言後，支部書記石磊說：“在我們支部的鳴放過程中，以及討論過程中，有些言論和觀點是支持馬如璋的意見的，現在我們應當進一步分析，明辨是非，保衛黨的領導是重要的。”他還強調指出，不應有宗派主義情緒，在支部中存在有修正主義之歪風，這是什麼問題，有待大家討論，以澄清思想，在黨內要有統一明確的認識。石磊同志表示接受余沈陽的建議，檢查支部內存在的問題。最後石磊又談到李救功在工會組織的治校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是同意馬如璋的意見的。他指出李救功也應對這一問題進行檢查。

李救功表示這兩次會對他的幫助很大，願意進行檢查。他說關於治校方案早就提過，馬如璋也可能受他的影響。隨後他聲明一點，他不同意馬如璋所說三害來自黨委制，他認為他提出治校的方案是與馬如璋所提的方案的基本是不同的。(朱元凱)

馬如璋、李救功——資產階級右派在黨內的代言人

李 濤

劉景芳的“內行人辦校”新論提出之後，頗為少數熱心分子所“喜道樂聞”。馬如璋、李救功就是“內行人辦校”新論“喜道樂聞”的重要人物。馬、李兩人的右派言論，其影響是極壞的。它不但在政治上支持了右派分子劉景芳；而且，由於他們同黨外右派分子一唱一和、互相呼應，嚴重的模糊了群眾視線。因此，在猛攻右派分子劉景芳的同時，必須予馬如璋等的右派言論以狠狠的抨擊。

和其它右派分子的用心一樣，馬如璋的用心也在于取消黨的領導。如果說他們之間還有什麼區別，那麼也只能說：一者是从外部取消黨的領導權，一者是从內部取消黨的領導權。取消領導權，這是所有右派分子言論的實質。

應當指出，取消領導權，對於工人階級說來這是最嚴重的問題，因為這關係着工人階級的命運，這意味着革命事業的變質。而從內部取消領導權，這尤其是嚴重的問題，如斯大林所說：“堡壘是最易從內部攻破的。”

一、馬如璋文章的中心思想

馬如璋是贊成“內行人辦校”之說的，但是對於“內行人”的理解，除了基本上符合劉氏“學說”精神之外，也還有馬氏見解的“獨到”之處。

在六月十二日院刊二版的文章中，馬如璋一開始就對所謂“流行的”對“內行人”的理解提出了異議。他認為，把“內行人”理解為教授等等的業務內行是有缺陷的、帶片面性的。但是，“認為自己參加革命多年，掌握了原則，不需要懂得‘繁瑣’的業務，就可以保持清醒的頭腦，進行遠距離操縱的遙遙領導”，是無論如何不能算辦好鋼院的內行的。特別是那些以老革命自居的人物，對客觀現實作了錯誤的估計，顯然他們不懂馬列主義，只能是教條主義。由他們來領導高等學校，把他們當成治校內行，自然是不應該的。

用不着證明，第一種人可稱內行；但尚有不足之處。第二種人根本不配稱內行，因為他們既“拒絕”學習業務，又是不折不扣的教條主義者。

那麼怎樣才算辦好鋼院的“內行”呢？馬如璋接着就回答了這個問題。“真正的內行應該是既懂業務又懂得馬列主義和高等教育政策的人。”對於如此完整的定義，我們是無可非議的。因為業務、理論二者兼而有之，當然是再好不過的事。但是懂得什麼樣的業務才算內行，馬如璋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如果不講清楚是什麼業務，那麼人們的理解就會是多種多樣的。劉景芳可以說懂數學就是辦好鋼院的內行，馬如璋會說，懂得物理化學才是辦好鋼院的內行。這樣自然會引起爭執。如果說冶金專

家才的內行辦好鋼院的內行，其他各種專業又將放在什麼位置呢？如果說什麼都懂，才算辦好鋼院的內行，那麼，在我們看來，如此的全能專家在世界上恐怕也難得找到的。

業務、理論二者兼而有之當然是合理想。遺憾的是在馬如璋環顧左右之後發現：這種人物並不多見。多的確是不多，但畢竟還是有的。究竟是誰呢？推敲一下，我們的發現，馬所謂這種二者兼備的人材，就是馬如璋自己。不見他批判了懂業務者有片面性，而老革命又是教條主義者嗎？又懂業務又是百分之百的馬列主義者，除馬氏之外更有何人。

馬如璋這個人物是頗為自負的。其整篇文章和言論，都貫串着這樣一個中心思想：在他看來，配稱辦好鋼院的內行人物，除馬氏一家，誰能為之！在這個中心思想支配下，他的發言羞羞答答地、隱隱約約地道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二、馬如璋所企求的領導形式

懂業務者不行，以老革命“自居”者更不行，然則又將如何呢？馬如璋接着回答了第二個問題。

他“認為黨委制是有缺點的”，為什麼？因為黨委有最後決定權，而這種決定不是在民主基礎上作出的；黨委委員以行政人員居多，而他已“變為受奉迎甚至拍馬的首長”，“在黨委負責制下，教師的作用是有完全得到發揮的，教師的意見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對於教師的勞動缺乏本質上的認識”；黨委制實質上是“黨員治校”，而這就“形成了三害危亂。”

黨委制既然存在如此全面而嚴重的問題，要之何用呢？不塞不流，不破不立。馬如璋在給黨委制作了上述判決之後，接着就提出說：“有沒有比黨委制適合的形式呢？我認為有，這就是由選舉產生的院務委員會。”

為什麼以這種形式為最好，而且必須是選舉產生呢？馬如璋立刻給自己的言論找到根據。

(1) 共產黨人是受群眾愛戴的，只要他會為群眾所賞識，群眾自然會選舉他的。

(2) 假如共產黨員竟然在委員會中落選了，這並不壞，這正說明人家對他並不愛戴，“這就應該引起共產黨員注意。”

(3) 通過選舉，黨員將經常受群眾監督，這將使他們努力提高覺悟和業務水平，這對黨員水平提高和群眾積極性的發揮都有好處。

有見解，有辦法。理由如此充足，用意如此美好，當然由選舉產生的院務委員會是最理想的治校形式。

委實是高見。考慮如此之“週到”，說服

力如此之“強”，不僅黨外人士之論點不能與馬氏媲美，而我黨中央，到現在為止也沒有想出以選舉辦法，產生如此完善的治校形式來代替黨委領導，大概他們的領導也是“教條式或懶漢式的。”

“週到”的確是“週到”。可是在你提出這一獨創的時候……

君莫想：無論如何美妙的形式，只要取消黨的領導，就是絕對錯誤的。

君莫想：形式畢竟是形式，問題不在於形式本身，而在於這形式為誰所領導。斯大林曾經講過：蘇維埃這一形式看來是很好的，可是當這一形式為布爾什維克領導時，他是為工人勞動群眾服務的；當這一形式為孟什維克等等領導，它卻是為反革命服務的。

君莫想：最好的領導形式本身不是取決於選舉與否，而在於這一領導形式的本質。選舉不能決定形式的本質。

君莫想：接受群眾的監督，提高自己水平，絕不是由選舉達到的。按照你的邏輯，選舉豈不成為提高水平的最好形式。在這裡，你的論點和社會上一些右派分子的論點是不謀而合的。叫共產黨領導一個時期，再叫民主黨派領導一個時期；或者以某些省市交民主黨派領導，看看誰成績是最好的。一些右派分子認為，這叫“真正的民主”。

三、馬如璋“民主”思想的實質

這樣選出來的委員會，能否保證作出正確決議呢？馬如璋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說：“黨的政策執行不能強憑最後決定權，而應取得群眾的真正贊同。”怎樣作到這點呢？就是由所謂黨員把黨委的決議在会上提出，在廣泛討論的基礎上，作出正確的結論。這叫做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而黨的領導，據說就是如此實現的。

什麼樣的黨員有權把黨委決議向委員會提出呢？馬如璋沒有作出具體回答。顯然不是身為黨委會委員的院長等等，也不一定是黨委所委託的黨委委員。是誰呢？只能是馬如璋自己。

“天才”的創議。可是你沒有想一想：黨是一個組織，是一個集體，任何黨員個人都無權代表黨的組織。隨便一個黨員把黨的決議提交委員會去討論，誰賦予他這樣的權力，誰承認他代表黨的組織？要是你馬如璋當選為院務委員會委員，可是未受黨委委託，試問，你有什么資格代表黨組織呢？又誰承認你的這份資格呢？你自己以為：我既懂業務，又精通馬列主義，在群眾中威信頂高，譽傳千里，自然會舌戰群儒，得出如意的結論。可是別人偏不選你作代表，或者不承認你代表黨組織，到那時又將如何呢？

馬如璋似乎是承認黨的領導的，可是誰都可以看出，這種似是而非的承認，不過是無奈而拖來的遮蓋布。在他的心靈中，在他的視野中，黨委只佔了個空談家或資料室的位置。黨的領導是當仁不讓的，責無旁貸的。它可以委託它可信賴的代表，對於那種野心勃勃的爭權奪利的人物，黨是不會信賴的。

馬如璋自以為是通過選舉，通過沒有準備沒有方案的討論，就是廣泛的討論，就是“真正”的民主。其實，這叫資產階級的民主，是否認集中的民主，是反對集中指導的民主，是與社會主義背馳的民主。和社會上的右派分子——章伯鈞一模一樣，馬如璋也如此狂熱的擁護資產階級民主制。口口聲聲罵別人是教條主義、思想懶漢。豈不知，取消黨的領導，嚮往資產階級民主，這叫地地道道的修正主義。

馬如璋反對院長選，這當然是對的。可是你為什麼把院長的職務僅僅看成是有名無實的委員會主席呢？這裡又明顯的證明，院長應該是無權的，而權呢？應該是屬於那位為群眾所“愛戴”、有把握當選為委員會委員的那位黨員的。

馬如璋的民主委員會，並非一般意義的委員會，而是“作為學校的最高決策機構”的委員會。在這裡，黨的領導作用，院長的領導作用連點影子也沒有了。

四、結論

馬如璋真是狂想已極，他根本沒有把黨、把院長、把行政人員放在眼裡。在他看來，黨委制是應該取消的，他的論據和儲安平之流相差不遠；院長是可有可無的，因為他頂多不過是形同虛設的院務委員會主席；行政人員，更沒有“出息”，僅是些“奉迎”“拍馬”的下流，辦學校是用不着他們的。結論只有一個，够資格的鋼院領導者，唯有馬如璋、李救功了。

馬如璋的“民主治校”的實質是什麼？

祝伯豪

馬如璋是站在什麼立場上說話的

馬如璋在院刊第75期發表“關於民主治校”一文，最後的結論“認為黨委制是有缺點的”“只憑干巴巴的幾條馬列主義基本理論是治不好學校的。”這種擁護右派分子劉景芳的“內行人治校”的相同論調，真是令人氣憤。馬如璋身為黨委，但這不得不使人懷疑他究竟是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來說話？還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來說話呢？

雖然在馬如璋文章中也談到“黨是應該而且能夠領導高等教育的，在高等學校里黨也應起領導作用。”但從他整個文章來看，這僅是口號式的承認黨的領導。正如同劉景芳表面所說的“我不否認黨的領導在高等學校是必要的；”(院刊第63期)劉景芳也曾迷惑群眾，掩蓋他醜惡的面目說道“他是黨的三十年老朋友。”他們都有共同的語言，反對黨在高等學校的領導，“要求中共中央放棄黨委治校政策和制度”(院刊第87期)他們都是在擁護黨領導的幌子下，發表了他們的右派言論，達到反對黨領導的目的。

是幫助右派野心家奪取黨的領導

馬如璋說：“黨委制是有缺點的，因為黨委會有最後的決定權，而這種決定權，只是在全體黨員的會上作出的。”於是馬如璋提出了“由選舉產生的院務委員會”的治校方案，並且說是“比黨委制更適合的形式”，是全院最高的決策機構。他怕廣大擁護共產黨的人不同意他的意見，便在文章中解釋說“馬列主義向來是主張以理服人的”“黨委會的同志們又還不太懂鋼鐵工業教育，象以前在很少徵求黨外人士意見的形式下(指黨委制)，來全權領導學校也是有問題的。”就這樣他把卅多年來為了社會主義事業，拋頭顱，灑熱血所換來的革命果實和黨的領導權，送給那些右派野心家們，好叫他們來把持學校作為向党進攻的資本；好叫他們來欺壓我國六億的勞動人民。

接着馬如璋向党開始進攻了。他說：“也許有人會耽心，共產黨員選入(指院務委員會)的很少怎麼辦呢？共產黨員應該是最會為人民服務，最受人民愛戴的人，所以好的共產黨員，一定會被群眾所賞識，我們一向認為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在這裡不正是表達我們這一方面的信心嗎？”他的話幫助向党奪取領導權的野心家們是使了多大的勁啊！身為黨委委員的馬如璋是所謂精通馬列主義理論的，他是懂得採用時間、地點、條件的方式方法的。在帝國主義還存在，並且盤據我國台灣的今天，在中國大陸的高等學校里，又是他所說的那樣的條件下，“現在高級知識分子中黨員很少”，“真正參加教學的黨員更是寥寥可數”，他却驟然提出“民主治校”，這就很難怪人家要懷疑馬如璋的企圖與目的究竟是什麼？！他更為了掩蓋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很巧妙的轉移一下人們的目標說：“我們學校有數百共產黨員，假若說共產黨員，竟然被選入院務委員會的人很少，這將說明我們黨的水平是不高的，共產黨員不是人們所愛戴的，這就應該引起共產黨員的注意。”他就是用這些話來推卸他出賣黨領導權的右派言論及其陰毒的策劃責任。

估計過高了

不僅如此，他還辱罵我們的老同志，如他所說的“有第二種見解的人”，在他的筆下刻劃成“認為自己參加革命多年，掌握了原則，不需要懂得繁瑣的業務，就可以保持清醒的頭腦，進行遠距離操縱的遙遙領導”，他唯恐這樣還不能擊破黨群之間的血肉聯繫，更狠毒的歪曲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在知識分子中散佈不利於社會主義建設及人民內部團結的言論。他說我們黨是“把‘馬列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做庸俗的或教條主義的理解，把非黨的學者的覺悟水平，做過低的估計，認為他們只懂得資本主義的工業教育，對他們為社會主義事業奮鬥的熱情估計不足。”這種論調是非常荒謬的，是為了達到他的“民主治校”的策略的目的。他還說“現在的教師們的覺悟水平與八年前相比，是大大地提高了，對於社會主義事業，(包括教育)也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所以對於政治是能提出很多正確的意見的。”不錯，絕大多數的教師們是這樣的。但不象馬如璋所想象的那樣所有的教師們都是這樣的。

在這次運動里，我們可以看到錢偉長、錢端升、葛佩琦、王德周、周大覺、劉景芳、趙錫霖、劉寶智等這些“大知識分子”，他們是多麼惡毒地破壞黨在高等學校領導的威信，是如何的猖狂的向党進攻。馬如璋對知識分子的估計，顯然是過高了。

最後他在結論里說“在黨委負責制下，教師的作用是有沒有完全得到發揮的，教師的意見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對於教師的勞動缺乏本質上的認識”。這種談法是有意的歪曲黨關於

駁馬如璋和李救功的右派言論

秦祖武

馬列主義的內容是很豐富的，馬列主義是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是無產階級革命的行動指南。馬如璋，你憑什麼說它是“干巴巴的幾條”！

我們看了75期院刊和52期工會通訊上所登載的馬如璋和李救功關於“如何治理學校”的發言全文和發言摘要，我們認為這些言論和主張是非常荒謬的右派言論。現摘評如下，和大家共同探討：

(1)馬如璋說：“自從討論民主治校以來，把學校交給內行人，便成為大家喜道樂聞的話。”我們認為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大家都很清楚，把學校交給“內行人”，這是右派分子為了篡奪黨的領導權所提出來的“漂亮話”，決不是大家喜道樂聞的話。這種說法我們認為是在給右派分子助威，企圖在“大家喜道樂聞”的掩護下向党進攻。

(2)馬如璋在自己提出了“有沒有比黨委制更適合的形式？”的問題以後，接着自己回答說：“我認為有，這就是由選舉產生的院務委員會。”接着又說：“對於全院最高決策機構的院務委員會已如上述。”這就說明馬如璋是把“院委會”放在領導地位，而把黨放在次要地位，削弱黨的領導作用。我們認為以“由選舉產生的院務委員會”作為“最高決策機構”的主張是右派分子企圖奪取或者是削弱黨的領導的陰謀手段。而馬、李也提出了這樣的荒謬主張，實在值得大家深思！

(3)馬如璋更誣蔑說：“只憑干巴巴的幾條馬列主義基本理論是治不好學校的。”馬列主義是“干巴巴的幾條”嗎？我們認為馬列主義的內容是很豐富的，馬列主義是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是無產階級革命的行動指南，因此

知識分子政策的，是顛倒黑白，無中生有的滋事生非，不妨請拿出事實來。我們堅決反對這種說法，同時也永遠不會達到象馬如璋所企盼的把舊選舉產生的院務委員會作為學校的最高決策機構的目的。

馬如璋認為“只憑干巴巴的幾條馬列主義基本理論是治不好學校的”，這是他個人的思想認識及他的立場觀點問題，事實是不會那樣的。

我們相信黨是能領導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也完全能夠領導高等教育事業。我們堅決反對這種不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右派言論任意記誩。人民的眼晴是雪亮的，是會鑒別出那些鮮花和毒草的。我們緊緊團結在黨的周圍，給以右派言論強有力的回擊，我們有堅決的信心，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必須隨着無產階級革命的發達而得到發達和補充。馬如璋，你憑什麼說它是“干巴巴的幾條？”你這種說法和右派分子誣蔑馬列主義是教條主義的說法究竟有什麼區別呢？

(4)馬如璋說：“黨委制實質上是黨員治校，因而老教師就沒有發揮作用，形成了三害危亂。”我們認為這是对黨委制的最大污蔑，因為黨委制是黨的集體領導制，它的實質是黨走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決不允許任何個別黨員專斷。黨委制是防止三害危亂的最好辦法。但馬如璋却說：“形成了三害危亂。”李救功却說：“這樣的院務委員會可以有很多優點，从根本上有消除三害的可能。”這和右派分子歪曲“三害”是由于黨的領導，是由于無產階級專政，是由于馬列主義所產生的有何區別？我們認為是毫無二致的。

我們要問馬如璋、李救功

最後我們要問馬、李二人，你們提出這種荒謬的主張目的何在呢？你們是否認為你們是“既懂業務又懂馬列主義和高等教育政策的人”呢？對你們的業務如何？我們不去分析。但就你們的荒謬的右派言論來說，你們根本就不懂馬列主義。這也難怪馬如璋說馬列主義是“干巴巴的幾條”了。因此我們認為就是按照你們的論點，你們也够不上內行，倒够得上右派了！我們對內行人治校根本就不喜道樂聞，我們堅決維護黨的利益！擁護黨的領導！任何陰謀鬼計，都必遭到最後可恥的失敗！

煉鐵教研組討論 馬如璋的右派言論

煉鐵教研組教師於七月十五日晚集會批判馬如璋的言論，大家都認為馬如璋關於“民主治校”的意見在基本觀點上是存在相當嚴重的問題的，馬如璋的言論是“右派言論”。

黨的領導不能動搖

陶少杰首先發言，他指出馬如璋的言論忽視了黨的領導，認為黨委制必然產生“三害”，而且“使行政領導同志受到過分的尊重，而變為受奉迎和拍馬的首長”，認為只憑“干巴巴的幾條馬列主義”治不好學校，認為“黨委治校實際上是黨員治校”，這是與事實不符的。雖然馬說“黨的領導是必要的，但民主治校是絕對不可忽視的；”“兩者是一統一的，不是對立的。”而實際上馬如璋把黨的領導和民主治校割裂和對立起來，他不僅要用“民主治校”來代替“黨委制”，而且想把“民主治校”強調到“絕對”的高度，這是極端錯誤的。

楊永宜說：馬如璋提出“選舉產生院委會”是由于對階級鬥爭沒有足夠的估計，對劉景芳沒有否定的原因；馬把黨員干部的缺點擴大成黨委制的缺點，說黨委制就是“遠距離操縱的遙遙領導”，這是馬如璋對黨委進行了歪曲。楊根據王任重同志在“八大”上的發言，駁斥了馬如璋所謂黨委制的缺點在於“黨委會有最後決定權”的說法。劉述臨指出馬如璋把黨的領導與行政決定權混為一談是錯誤的。周取定又說：馬如璋在文章開頭就說“把學校交給內行人是大家喜聞樂道的”，這說明馬對“內行人治校”是“喜聞樂道”的。

在會上發言的還有秦民生、陳大受、申伯賢、王筱留、周世偉、黃務滌等人。大家認為馬如璋在態度上表現了驕傲自大，他所說的“馬列主義”的缺點是：懂業務的教師根本就不懂馬列主義，而黨委領導干部不過是“憑幾條干巴巴的馬列主義”辦事的不學無術的人。馬如璋究竟對自己如何估價的，我們不想多談；但不能不指出馬如璋對教師和黨委領導干部的估價都不僅是片面的，而且是帶有污蔑性的。

黨委制是產生三害的根源嗎？！

從馬如璋的文章看來，好象“三害”僅為黨委制所特有，而馬所設計的“院委會”就不會產生“三害”，就一定比黨委會更可靠，更高明，更能走群眾路線似的。馬如璋身為黨委委員，為什麼對黨的認識如此糊塗呢？對黨的領導如此缺乏信心呢？我們都知道，黨除了勞動人民的利益以外，別無私利，而中國共產黨又是久經考驗的政治上成熟的黨，有嚴格的組織紀律，有上級黨委和中央的英明領導，又有廣大黨員和群眾的支持和監督，因此一定能領導好高等學校。黨也能最嚴肅地對待自己的缺點，最勇敢的糾正自己的錯誤，這次整風運動就是最生動的實例。這一切難道是馬如璋所設計的“院委會”所能比擬的嗎？如果“院委會”產生了“三害”，或產生了比“三害”更多更大的害，又有誰能堅持“整風”呢？其後果將如何呢？馬如璋對這些似乎很少考慮，而卻迷戀於資本主義的民主，以馬列主義之名來圖修正主義之實。馬如璋的言論與右派分子不謀而合，而且受到右派的讚揚，這決不是偶然現象。馬如璋如果真正以黨員來要求自己，就應該徹底地檢討錯誤，堅定的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和資產階級的一套劃清界線，老老實實地改造自己，而不是羞羞答答，從自己的錯誤言論中“沙里淘金。”(黃務滌)